



带着情感叙事

——读徐玉娟诗集《星辰在上》

□低眉

徐玉娟的诗集《星辰在上》，在日常叙事的细节里，在平凡素朴的烟火中，冷不丁的，就听到徐玉娟的喊声。那喊声，像一根执著、深情又绵长的线。伸入我的耳根，回声环绕。不由我不心动，又一痛。拨动心弦。

这是本我愿意置在案头的书，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看看的书。在一些繁杂奔命的间隙，读读书里的诗句，让徐玉娟喊喊我。让阴云在天空下雨。下完了雨的天空，变得明亮清澈。

一些带着情感来叙事的句子，十分动人。自然而然的叙事中，每一份转折都令人信服，又都恍然大悟。于是，被击中。于是，阅读的高潮在脑海中降临。你体会到久违的潮水涌现。

比如这首《提一盏红灯笼去田野走走》：

公鸡打鸣时，提着一盏红灯笼/从地平线上，缓缓往我窗口送/我用一竿竹子/伸出窗口，准备挂住它——/那轮红红的太阳

元宵节晚上/我要提着它，去田野走走/老人说，红灯笼走过的地方，庄稼不会生虫子

如果，你提着/这盏灯笼，来我心田走走，我不会心生悲凉

写的是太阳这盏灯笼。初读似乎全诗都在叙事。诗人的叙事细腻、踏实。及物，不虚蹈。你正看见一个提着红灯笼的人在田野里走走的画面，诗人突然笔锋一转：如果，你提着这盏灯笼，来我心田走走，我不会心生悲凉。

于是，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个带着情感来叙事的痴女子。红灯笼走过的地方，庄稼不会生虫子。你来我心田走走，我不会心生悲凉。悲凉是我心底的虫子。你是我心上的太阳。

这深情的句子。一瞬间，就将我击中。诗的本质是生命。生命的本质，是情感。有什么样的情感，便有什么样的诗。我所了解的徐玉娟，单纯、善良、不谋世故，能为别人焦虑到睡不着觉。有时候敏感多愁到就跟林黛玉一样。林黛玉是家世很好，被养育得非常有教养的。徐玉娟也是。本质上的徐玉娟是一个贵族。这样的徐玉娟写不出余秀华那种泥沙俱下血肉翻飞的诗。但是不等于徐玉娟的诗就不动人。

打动人心有很多种方式，一切景语皆情语，是徐玉娟诗歌的方式之一。有所不同的，是徐玉娟的情语，不是融合在景语里的情语，更多地体现在叙事最后的转折，叙事是表达情感的铺垫。所以，叙事的细节越家常，越及物，结尾处的情感对人的击打力就越强烈。

再来看这首《喊月光》：

北风吹/落叶开始跳街舞/北方吹/吹得月光冷冷的
我拉开窗帘喊/月光进屋避避风/顺便/陪我聊聊天
照我的月光/照过你，说不定/它会带来你消息

一首看上去似乎有点简单的诗，就是在叙事。却又是不简单的诗，它有着恍然大悟的击打力。这个带着情感来叙事的痴女子！

叙事和情感，应该是徐玉娟诗歌的第一特征。徐玉娟用她的叙事和情感喊疼了我。及物和细节应该是徐玉娟诗歌的另一个特征。

在《我的故乡还没下雪》中，徐玉娟写道：

东北下雪了。秦岭下雪了/我喜欢的地方/都下雪了，海门还没有/没下雪的故乡，我也喜欢/风刮了一夜/阳光照在早晨的草坪上/那里落满了金黄的银杏叶/那里，三五个女工/裹着围巾/正蹲在北京路口补种花草。/在我故乡，雪还没有到来/就已经有人忙着栽种春天

很及物的细节。依然是叙事，在叙事的结尾，有暖心的情感，在升腾。

诗歌是一种音乐性的体裁。时至今日，诗歌的音乐性已经发展演化成一种更加依靠文字本身的气息、花纹、音韵、节奏、肌理、情绪的艺术，是一种神秘的手工艺品。所谓的气息相投，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徐玉娟的诗歌具有的音乐性，使我读起来感觉舒服，一种有节奏的语调。

另外，徐玉娟诗歌的语言，也不难懂。她是用口语写作的。

好诗就像太阳。不可直视，无法分析，但是可以抚摸脉络。我像抚摸一片树叶的脉络一般，阅读《星辰在上》。

大家族中的女性命运

——读《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青弋

打开翻译家杨苡先生口述的这本《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时，我是好奇的，因为除了看过她翻译的《呼啸山庄》之外，其实对她了解并不多。看介绍杨苡先生比张爱玲还大一岁，2023年1月辞世，能活到百岁高龄，也是心态、性格决定的吧。

看完书才知杨苡是出身天津名门大户的闺秀，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西南联大的学生，17岁就和巴金先生书信往来，还与巴金的哥哥（大李先生）有过一段美好情缘……

张爱玲与杨先生均出身名门，大家族人事物关系复杂，就是一个小社会的缩影，但她们的性格与命运却完全不同。张爱玲在那样的环境下早熟早慧，有人评论她在少女时代就毫无少女感，确实，少女时代的她在照片中自卑、阴郁又局促。杨先生则是百岁高龄仍然有活泼的小女生情态，她从小到老的照片神态都很舒展，只有“奉子成婚”后有一张照片有些忧郁。她对这个世界的爱如此热烈，喜欢看电影、话剧、戏曲，热爱诗歌和文学，到老还说自己没玩够。杨先生说自己贪玩，读书也不甚用功，一生沉湎于生活的各种乐趣中，以至于把婚姻当成了人生的一件小事。而张爱玲的个性比较薄凉，与父亲断绝关系后，一生都有恋父情结，遇到浪子胡兰成，爱情受挫，去美国又嫁大许多岁、穷困潦倒的赖雅，赖雅生病瘫痪，她为丈夫所累，拼命写作赚钱养家。虽然张与杨嫁得都不太好，但明显地感觉到，一个在婚姻中是得到滋养的，一个在婚姻中是被吸取能量的。

像张、杨这样大家族出身的女性，物质条件丰厚，见过世面，能与男性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虽然后来家道中落，也都可以凭才华养活自己。只是张爱玲因受离异后的母亲资助读书受过一些委屈，故对金钱格外

敏感，与姑姑也是锱铢必较。而杨家姨太太出身的母亲当家作主后，杨苡并不曾为钱发愁，所以，她对钱没什么概念。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母亲给她过一张中国银行的存折，没有具体的数字，随便她取，于是，她经常请客下馆子。1940年，赵瑞蕻带杨苡在联大附近的坟地里补习功课，不凑巧被一个云南兵和一个穿长衫的撞见，说他们破坏了风水必须赔钱，赵瑞蕻穷没钱，他就拿着杨苡的那张存折去取钱，留下她做人质。最不可理喻的是，赵瑞蕻自己先跑了还不算，他竟没有直奔附近的银行去取钱，而是跑去找乡拿主意，老乡痛斥赵瑞蕻：“你怎么能让她当人质，出了事你必须要负责。”赵拿了钱来第一句话问杨苡，他们把你怎么了，杨答，他们没把我怎么了。杨先生说，她当时都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一年后懂了，感觉很后怕。关于这件事，她说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他。

但杨苡竟然还是嫁了赵瑞蕻（翻译家，代表作《红与黑》），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的理解是杨先生当年才21岁，因为等不到大李先生来云南相聚的消息，赵又追得紧，加上年轻对于的好奇，致使未婚先孕。在那个时代，她最终迫于舆论压力嫁了门户不对的他。

杨先生可爱之处是她的性格。在大家庭成长的过程中，她看到各色各样的人生，生存或者毁灭……特别是杨家大公主的多舛命运让她看到了生命的渺小与无助，于是早早定义自己是个平凡的人。即便有一天，她成名成家，也不以名人自居，本书撰写人余斌告诉她，口述史将要在《名人传记》杂志连载，杨先生的第一反应是：“叫什么？”《名人传记》：我又不是什么名人！”也许正是她自甘平淡又自洽的个性使她如此高寿。

感觉每个大家族都有一个疯掉的女

性。记得白先勇先生写过一篇小说——《我们看菊花去》，里面写了用“我们看菊花去”为借口，和家人把患精神疾病的姐姐骗进精神病院的事，看得人肝肠寸断……而生活中白先生的确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姐姐，他曾为姐姐阅读了大量的精神与心理治疗的书籍最后也没能帮到她。在《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最后疯了的“大公主”，作为杨家大小姐，她美貌、骄傲、任性、偏执，然而她没有一个好的头脑，驾驭不住自己的美丽与财富，最后贫困交加，患绝症死于街头。

“文革”时，巴金被批，杨苡也被下放到农村，她仍旧努力地对生活保持着热情与希望，与老友们互相写信彼此鼓励。

她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基督山伯爵》书里的最后一句话：“Wait and hope!”

这本书更像杨先生的碎碎念，八卦的部分总让人不禁莞尔。比如她写沈从文好哭，有一次沈与朋友吃饭吵架了，就嚎啕大哭；女明星白杨那个年代就在上海整过容了；联大吴宓教授上课点名时，点到某个漂亮女生就直勾勾地看着她说“Beautiful!Beautiful!”

杨苡说自己的偶像是巴金，哥哥的偶像是胡适，姐姐则崇拜冰心。应该说偶像给了她巨大的影响。比如，她嫁给一个并不是多喜欢的男人，却仍然携手走完了一生。可能正是巴金信中说的话给了她莫大的鼓励：“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于是，她跳出情呀爱的，去寻找生命的更多乐趣与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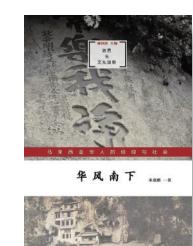
这才是真正独立的女性。大家族的女性，很多时候只能随波逐流，唯有拥有一个智慧的头脑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杨家三兄妹都如此有出息，因为他们有一位出色的母亲。



《中国的历史之路》

[英]伊懋可 浙江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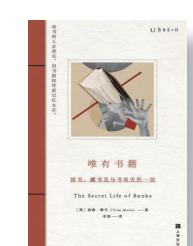
这是一本从一个典型的欧洲人视角来看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重要研究著作。书中将中国的历史发展与同时代罗马帝国或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对比，得出了令人信服或予人启发的结论。作者认为：尽管传统后期的中国出现了技术停滞，但中国人的技术创造力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一旦苏醒，将令世人震惊。



《华风南下》

宋燕鹏 三联书店

从17世纪开始，华人纷纷南下马来半岛谋生，经过200多年的迁徙，形塑成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本书对极乐寺与早期槟城华人社会、槟榔屿福建社群的形塑途径、霹雳州华人宗教与帮群结构、近代中国内地对新马地区的认知进行了个案研究，对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与田野工作以会馆为例做了方法论的阐述。



《唯有书籍》

[英]汤姆·摩尔 上海文化出版社

作为一件物品出现时，书远不仅是承载内容这么简单。我们与书相遇，衍生出一系列故事。从古老的莎草纸到如今的电子阅读器，从书的纸张、气味到书承载的记忆与情感，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资深书虫汤姆·摩尔讲述了与书有关的一切。时至今日，书籍依然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活。



《行走在无形无垠的宇宙》
向京 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二十年来，艺术家向京与作家林白、哲学家陈嘉映、电影学者戴锦华、诗人朱朱等不同领域的朋友们进行了一系列表谈，涉及艺术家的成长和创作，也谈到了女性主义、传统文化、当代艺术和社会思潮等方面的问题。本书将谈话的时间顺序打乱，将同一话题的片段用蒙太奇的方式剪辑到一起，形成了一篇长谈。

一条胡同，半个中国

□小茹

一直很喜欢北京胡同，每次去北京，都会挑几条胡同去转转。

胡同是老北京的经线和纬线，只有深入其间，才能感受到北京胡同的原生态风景。据说，北京胡同有数千条，没名的数也数不清，有名的则每一条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史家胡同即是有名胡同之一。前些日子，读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家胡同》，对这条历史厚重的胡同更多了一层认识和敬仰。

“一条胡同，半个中国”，说的就是史家胡同。这条胡同里，走出过很多历史名人。作者通过研究档案、实地走访，口述历史等方式，为读者介绍了史家胡同的地标院落、变迁故事、名人故事等等，呈现出老北京原生态的胡同文化。

胡同的24号院，如今被打造成了史家胡同博物馆，从前这里是凌叔华的故居。在这里，她度过了少女及青年时代，目睹了人世的复杂和庞大家族的明争暗斗。中年之后，凌叔华居欧洲，并于半百之龄写下一些声音连名字也没听说过，比如“唤娇娘”，

本自传体的小说《古韵》，描绘了她的童年生活及所观所感。上世纪初，社交逐步开放，文人不定期聚会成为一种潮流，林徽因家的“太太的客厅”风靡一时，但其实比这个沙龙更早的是凌宅的“小姐家的大书房”。因为凌叔华热爱绘画，北京画会常将凌宅的大书房作为活动场所。

胡同的20号院，是北京人艺的摇篮之地。上世纪50年代，这里是人艺演员的集体宿舍。1950年，老舍写出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奠基之作《龙须沟》，这部话剧的导演焦菊隐，以及剧组的所有成员，都住在史家胡同20号院的宿舍里。记得某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人艺老艺术家们表演过一个节目《叫卖组曲》，各种各样的胡同叫卖声非常有趣。在史家胡同博物馆里，就有一个模拟胡同叫卖声的音箱馆。戴上耳机，可以听到老北京的各种市井声音：卖布头的、卖香油的、卜算卦的、警哨声、驼铃声……有些声音连名字也没听说过，比如“唤娇娘”，

这是一种铜鼓声，货郎摇晃着铜鼓专门卖雪花膏梳头油绣花针之类的女性用品，所以叫作“唤娇娘”。还有种声音叫“虎掌”，走街串巷的郎中用手指套着一个圆形中空的铁器（铁器就叫“虎掌”），摇之作响，谁家有人生病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将郎中请到家里来看病。

胡同的59号院，是近代教育的发端。1909年至1911年期间，此地作为游美学务处举行了赴美选拔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即可使用“庚子赔款”赴美国留学。胡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这些大名鼎鼎的历史名人，都是在史家胡同59号参加考试并通过后赴美留学的。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为史家胡同小学，延续了教育的事业，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北京市的一所著名小学。

书评

天纵奇才说郭嘉

——读《三国志·郭嘉传》札记

□汪微

都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可是在读完《三国志·魏书·郭嘉传》后，我还是要大胆地假设一下。假使郭嘉（字奉孝）没有在37岁英年早逝，就不会有赤壁之战中曹魏的惨败，那么很难设想，此后的中国历史将会如何改写。

东汉末年，屈指可数的政治强人之间，演绎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历史逻辑。曹操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异军突起，他深谙驭人之道，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臣谋士被网罗在他的麾下，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出谋划策，着实打了不少漂亮仗。然而无论是荀彧、荀攸、贾诩、程昱，甚至曹操本人，尽管精通兵法，在战术上多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跟另一位真正称得上战略家的奇才相比，他们的格局还是小了点，这位奇才便是郭嘉。

曹操确有识人之能，与郭嘉初次晤谈，便认定这是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王佐之才”，“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的过人之处，首先体现在对环伺四周之枭雄的深刻洞见。比如江东孙策，郭嘉对他就看得很透。曹操在官渡之战时有一块最大的心病，就是生怕孙策会抄他的后路，趁乱袭击许都，郭嘉却付之一笑，劝曹操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他认为孙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甚至预言，孙策“必死于匹夫之手”。后来孙策果然不幸被郭嘉言中，遭刺客袭击，伤重而亡。当然，孙策的悲剧是其自身性格使然，亦有其他复杂的政治因素，但每当读史至此，我都不得不对郭嘉敏锐的阅人眼光佩服得五体投地。郭嘉的精准预言还远不止此，曹操远征乌桓，有谋士担心刘表趁机偷袭许都，郭嘉说绝无可能，后来的结果表明确实如此……类似事例，不一而足。

郭嘉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主要体现在帮助曹操奠定统一北方军事基础的关键一战：攻灭吕布。以吕布之强悍，不能不令曹

定了曹操必胜的信心，他依计而行，终于夺取了关键性战役的胜利。

平心而论，郭嘉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和鞭辟入里的建言献策，在曹操成就大业的艰难征战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在官渡之战后不久，又一个难题摆在了曹操面前：袁绍虽灭，其子袁尚、袁熙仍保留着不可小觑的实力，如不乘胜廓清，无疑会对进一步扫清北方构成重大威胁。更为麻烦的是，二袁已经遁逃辽东投奔公孙康，这又是一股强悍的割据势力，一旦形成合流，曹操扫清北方计划的实现，将会变得遥遥无期。但是出乎曹操意料之外，这时候郭嘉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断言这一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对公孙康非常了解，此人畏惧曹操势大，所以绝不会接纳二袁而得罪曹操。于是郭嘉献计，先是佯攻刘表，引诱袁氏兄弟自相残杀，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军河北，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大片原属袁氏的地盘。又不出郭嘉所料，不久公孙康便将二袁的首级给曹操送来。

郭嘉死于赤壁之战前一年（公元207年），恰逢曹操军事上积极进取的关键时期。此前，整个北方战略格局的演变，一直向着有利于曹操的方向发展，而赤壁之战的惨败，使曹操的踌躇满志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曹操顿足捶胸地哀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此言确实不虚。曹操也不得不承认，郭嘉是曹魏军事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自己目前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仰仗郭嘉的决策才能和气定神闲的谋士风范。如今斯人已去，曹操当着众多谋士的面追悼郭嘉，那些自叹弗如的谋士们将情何以堪？

青史纵横